

凶宅试住主播

说一个关于凶宅试住主播的案子，就是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爆火的那个职业。

这个职业的薪酬很高，前阵子阿里招聘的那个凶宅试住主播，薪资按小时计费，每小时六十块钱，一天下来，就是将近一千五百块。不过，这个职业一般都是兼职，毕竟凶宅这种东西，不是天天都有的。

工作内容听着挺简单的：在凶宅内住上一天或者几天。很多人都调侃，说薪酬这么高，天天住也愿意。

不过我劝大家，千万别这么想。也是前阵子，刚好有一个凶宅试住主播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，案子很诡异，一开始，派出所没有立案，后来事情闹大，队里知道了，才接管过来，正式立案侦查。

这个案子涉及到多个相关人，老规矩，方便大家代入，下面我就切换几个当事人的视角，以他们的口吻，简单说说这起案子的全过程，喜欢神神叨叨的鬼故事的朋友，可以看看。

（一）

那天早上八点，我来到了凶宅所在的村落，打开了直播软件。早晨的时候，直播间里没什么人，但是应雇主的要求，我需要

全程直播。

凶宅是套农村别墅，外观挺豪华，很大，占地面积目测有两百多平米，一共三层，算下来就是六百多平米，还没加上别墅自带的院子。按照一流县级市的地价，如果是在城区，这样的别墅，能卖个三百多万，可惜这套别墅是在农村，也就值个一百来万。

我一手举着手机支架，一手拿钥匙给别墅开门。别墅大门的锁有些生锈了，我折腾半天没打开，无意间回头时，吓了一跳。我的身后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聚集了一群人，有男有女，大多都是中老年人，他们站的远远地，就那么惊悚地看着我。

我被大家盯得有些尴尬，怕大家误会我是小偷，赶紧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老年人哪懂什么是凶宅试住主播啊，听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听明白没。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劝我别接这活儿，眉飞色舞地说了凶宅闹鬼的事儿。

老实说，我是完全不信的，尤其是当灵异探险主播，去过那么多传说中闹鬼的地儿以后。总之，但凡多看两集走近科学，都不至于那么害怕。

村民倒是挺热心的，见我不为所动，唉声叹气地走了，我继续尝试开锁。

先前没注意，我这才发现，别墅的大门一直在抖个不停，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当时我的脑子里，会突然出现一双干瘪的手，正在门里抓着把手，猛烈地摇晃着，仿佛极力地想打开这扇门，冲出来。

我使劲儿地摇头，把这莫名其妙的画面甩走。我把耳朵贴在大门上听，里面有非常凄厉的声音，时而低沉，时而尖锐，低沉时，像极了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正在嘶吼，尖锐时，又像一个女人正在尖声啜泣。

我终于感到一丝害怕了，就连照在我身上的阳光，都变得冰冷。我盯着插在锁孔上的钥匙，忽然有种预感，只要轻轻一扭，门就能打开。我鬼使神差地试了试，先前怎么也拧不动的钥匙，果然轻而易举地转动了，这是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的第二件事。

我轻轻一推，门却猛地打开，狠狠地撞在了墙上，巨响差点把我的魂都吓没了，与此同时，一股很臭的味道伴着猛烈的过堂风朝我扑来。我发誓，那绝对是我闻过的最臭的味道，我还来不及细看门里的动静，就赶紧跑到一边，弯着腰呼吸新鲜空气，早上吃的早餐都被呕到了喉咙管。

我干呕了很久，目光瞥见了架在手机支架上的屏幕，直播间里，有一个叫小 Q 的粉丝，不停地刷屏，说的都是同一句话：「别进去！」

(二)

暂停一下，先说说我是怎么接到凶宅试住主播这个活儿的。

我叫李茉，女生，大四，是学传媒的。大三结束后，学校课少，我就注册了一个直播号，寻思着赚点外快。一开始直播唱歌，后来直播跳舞，再后来直播打游戏，什么样的方式都试过了，却没什么流量，我都打算放弃了。结果有一个晚上，学校

停电，我从卫生间回寝室（宿舍里没有独立卫生间），觉得有些害怕，就把直播开起来，想着还能有人跟我说说话，结果系统把我推到了「灵异探险」那个标签下，直播间一下子就进了几百号人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一个女生，大半夜揣着手电筒，专门往传闻闹鬼的偏僻地儿跑，噱头十足，每次直播说不上火爆，但也不算太冷清，人少的时候有几百个人，多的时候能有一两万个活人在线，每个月结算下来，都能赚一两万块钱。

直播间里挂着我的 QQ 号，经常会有一些粉丝加我，给我推荐「闹鬼」的地儿，让我前去查探直播。不久前，有个昵称叫「轻舞飞扬」的人加了我的 QQ，问我愿不愿意去一个房子住三天并全程直播，出价两千块钱一个晚上。

我的舍友瞄了一眼我的屏幕，刚好捕捉到了「两千块钱一晚」这样的字眼，又苦口婆心地劝我，说是年纪轻轻，没必要这样。我挺无奈的，挺多同学，当然也包括我的舍友，看我成天化着妆到处跑，彻夜不归，都以为我是干包夜和兼职的，我解释都没用。

「轻舞飞扬」也是个女的，年纪不大，三十来岁，QQ 上给我发语音的时候，听着很温柔，个性签名也挺有意思的——「你上逅，俄铍了荃𐄂堺」。看来，非主流时代的影响深远且悠长。她给我发了房子的信息以后，我考虑了一会儿，同意了。

现在回想，仍然后怕，如果知道这次直播会那样惊悚，我宁可

不赚那六千块钱。

那个房子位于郊区的农村，是栋别墅，是「轻舞飞扬」自己的。说是农村，没有大家想象中偏僻和落后，大家都上网，应该经常看到有人调侃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的区别，那套别墅所在的村落，就是典型的南方农村，村里全是漂亮的小洋房和别墅，只不过住的人少了一些罢了。

两年前，「轻舞飞扬」的老公惨死在那个房子里以后，她就搬出去住了，打算把别墅卖了，但是一直没有人接手。原因有些蹊跷：两年时间里，附近的居民经常在大半夜看见空房子的灯忽明忽暗的，还听见很凄厉的哭声。

凶宅的名头就这么打响了。「轻舞飞扬」自己不敢去那栋别墅，于是想请我去住上三天，全程直播，证明房子没问题，以后好卖。

「轻舞飞扬」把别墅的钥匙同城闪送给了我，又给我转了三千块钱订金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出发了。

(三)

接着说别墅的门被打开以后发生的事儿。

我干呕了一阵以后，舒服多了。我有些尴尬，干呕的时候忘了关直播，这下大家一定都看到我作呕的表情了。好在时间还很早，直播间里的人数依然不多，只有小 Q 一直在刷屏，让我别进去。

我笑了笑，缓解尴尬：「今早吃多了，在南方，太久没人住的屋子，容易起霉。」

我对着镜头稍微收拾了一下，重新站到了别墅大门外。别墅里的采光不太好，太久没人住，窗户都被木板封死了，所以大白天的，还是有些阴暗。不知道哪里来的风，一直从门里涌出来，散了一会儿味儿以后，空气里的霉味减了不少，我朝里面走去。

别墅一层是客厅，客厅里放着一张很大的沙发，被遮尘布套着，桌子、家具和电器上，也都盖着白布。客厅正中央，好几盏吊灯悬下来，配合欧式的装修风格，很气派，看得出来，「轻舞飞扬」和他老公的审美还可以。

地板上全是污垢，是灰尘被湿气凝结了。我打量了一下，发现正对着大门的一扇玻璃碎了，玻璃渣满地都是，封窗户的木板也掉了。我总算明白好好的别墅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过堂风了。

我拍着胸脯，对着镜头笑：「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，过堂风把门吹晃动了，大家别怕。」

由于屋子不太亮，我试着开灯，但是灯不亮，我这才发现，全家都没电，我在角落里找到了电路开关，扳了几下开关，不管用，也不知道是电路坏了，还是「轻舞飞扬」压根没缴电费。

一层除了客厅，还有一间厨房、一间餐厅、一间仓库和一间卧室。餐厅的长桌上，只摆放着一副餐具，时间太久，餐具上积满了灰尘；厨房的灶台上倒是挺干净的，就是洗碗池里的水龙头好像坏了，一直在滴水，我尝试着拧了几下，没能拧紧；仓库里堆满了杂物，全都打着包，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，没有「轻舞飞扬」的同意，我没有打开。

一层逛得差不多了，我准备最后去一下拐角的卧室，这应该是保姆房，门上裂了一条缝，看上去像是被斧头砍的。

我才刚打算开门，又瞥见小 Q 在刷屏：千万别进这间屋子！

拐角处很暗，我忽然想到关于这个凶宅的传言，突然背脊有些发凉。不是说，经常有人看到凶宅里的灯时亮时灭吗？可这整个别墅的灯都不亮啊！

我被小 Q 说的心里发毛，强笑着说：「保姆房嘛，没什么好看，还是去二层吧。」

但是，这个时候，直播间里的人慢慢多了，一些时常光顾的老粉儿都上线了。

其中一个老粉儿给我刷了 999 支窜天猴儿，还发言：「这才大白天的，怎么主播看上去比以前大晚上直播还害怕啊？」

我觉得面子撑不住，只好改口：「感谢这位老铁，既然大家想看，那我就进去看看。」

我把门推开了，这间屋子的味道更重，不仅仅是霉味，还有另外一股说不上是什么的气味。

保姆房里没有窗户，又在拐角处，屋里就跟晚上一样黑。

等屋里的味道散掉以后，我把脑袋探进了门里，由于实在太黑了，我从包里掏出了手电筒，这一开，我又被吓得毛骨悚然。

光束打在了墙上，距离地面往上十公分的墙角上，密密麻麻的，有好几道血手印！

(四)

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，手机脱了手，掉在地上。我踉跄好几步，心有余悸地看着墙上的血手印，血手印不是完整的，墙上还有好几条血线，像是有人用血淋淋的手，在墙上抓，指甲留下来的。

冷静下来以后，我一下子恼了，从地上捡起手机，直接暂停直播，打开 QQ，给「轻舞飞扬」弹了语音。

「轻舞飞扬」告诉我，一楼的保姆房，是她老公死时的凶案现场。

我：「你玩儿我呢？你不是说房子要卖吗！墙上的血迹不洗洗？！」

「轻舞飞扬」哭了，可怜兮兮地说她老公死后没多久，房子就闹鬼了，她让人匆匆封了窗以后，再也没敢来，没来得及清洗。

我看她这么可怜，心软了，挂断电话以后，重新打开直播软件。

直播间在线的一百来号人，炸开了锅，不停地问我墙上的血手印是怎么回事，还问刚刚发生了什么，我注意到，先前一直刷屏的小 Q 没有说话。

我把「轻舞飞扬」的解释转述给大家以后，揣着手电筒，继续观察这间屋子。

地板上还有很多没被清洗掉的血迹。床上铺着防尘罩，床底放着一双夏季的塑料拖鞋，其中一只进了床底，只露出了鞋跟。

我盯着幽暗的床底，突然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对着镜头问：「你们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」

直播间里的粉丝清一色地说：「没有。」

我屏住呼吸，仔仔细细地听了一会儿，我确定，床底有动静，就像是有人正在用指甲在木地板上抠的声音。

我很想趴到床底去看一看，但是看了好多恐怖电影的我，深知好奇害死猫，我害怕我刚把脸贴到床底，就迎面撞上爬出来的什么东西。既然大家都说没听见，我赶紧撤了出来，把保姆房的房门关上。

别墅的二层和三层，全都是卧室，每个卧室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，每层还有一个观景阳台，阳台上堆着盆栽，两年没人照顾，全死了。我在直播逛二层和三层的时候，没有再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大家或许觉得无聊，纷纷下线了，只有小 Q 始终在线，从来没有退出过直播间。

按照「轻舞飞扬」的意思，我可以随意挑选一间房间休息。于是，我挑了二层最大的主卧，提了一桶水，简单地打扫了一下，毕竟得在这住三天。

收拾完，已经是中午一点了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小 Q 还在。

我问：「小 Q，你是新粉吗，点个关注呀。」

但是，小 Q 没有任何反应。

我吃了两片自带的面包，索性躺在床上睡觉了。

我睡得天昏地暗，隐约中觉得胸口很闷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了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我有气无力地坐起来，下了床，拿起手电筒，一步一步地下了台阶。

有什么声音，从一楼传了上来。

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想去看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的我，整个人都是懵的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走。

声音是从一层的保姆房里传来的，我瞥了一眼门上的裂缝，把眼睛贴了上去。

屋里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于是，我把手电筒也贴在了裂缝上。门缝的视角恰好能看见床底，我确定，声音就是从床底传来的。

我眯着眼睛、秉着呼吸看，突然间，一只手从床底伸了出来！

(五)

切换个视角。

我是小 Q，真名不重要，男生，二十八岁，学历很低，专门给人哭坟的。

很多子女，因为工作太忙，回不了老家给父母扫墓，就会找人去给他们的父母扫墓；也有一些人死了以后，亲属不多，会请人去哭坟，撑撑热闹的场面。这些都算是尽孝心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今年，很多人响应防疫的号召，就地过年，所以，清明节还没到，我早早地就接到了好几个订单。

我从陕西一个山村过来打工的，哭了好几年的坟，我对死人再熟悉不过了。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，我经常能看见一团黑漆漆的人影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去看心理医生，大夫说是我的精神出了点儿问题，但我没钱治，太贵，算了；去老家山里的神婆那看，说我这是阴阳眼，看见的黑影就是鬼，能解决，但比精神科大夫要价还要贵，所以，算了。

知道你们不信，因为后来我跟着李某去派出所报警的时候，民警同志也不信。我在这起凶宅试住主播的案子里，也看到了黑影，后来一个叫朱晓的警察同志，领我去见了一个精神疾病的专家，有了科学的解释，具体后面再说。

我最近哭坟，用力过猛，把嗓子哭哑了。接新单的时候，我一试哭，人家一听我沙哑的嗓音，觉得我哭得不够热烈和真诚，单子黄了。所以，我最近休息，闲来无聊，打开了直播软件，发现了一个叫李某的女主播，专门搞探险直播的。

李某正站在一栋农村别墅前，一群村民正在劝她别进去。

我大概听懂了，这是一套凶宅，男主人两年前被人杀害，惨死在别墅里，之后，别墅就时常闹鬼。

李茉的胆子挺轴的，不听劝，不过，人家靠这个赚钱的，我能理解。

我正准备刷下一个主播的时候，李茉调转了镜头，正对着别墅的大门，我一看，愣住了。

大门紧闭着，但是我仍然能看见屋里有一道人型的黑影，正在门里抓着把手，猛烈地摇晃着大门，仿佛很想出来。

我很想对李茉说，不过想了想，还是划动屏幕，去了下一个直播间，看热辣的小姐姐跳舞去了。反正，我说了也不会有人信，估计和以前一样，又把我当神经病。

小姐姐的身材很火辣，但我满脑子全是那道黑影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划回去了。李茉已经把门打开了，正在干呕，看得我都差点把早上吃的三明治给吐出来。

我在直播间疯狂地打字：「不要进去！」

我怕她看不见，疯狂地刷屏。

但是，李茉不听劝啊，打算进去了。

别墅里，那团黑漆漆的人影还在，正站在拐角处的保姆房外，对着李茉招着手。

李茉去了餐厅，看见长桌上摆放着一副餐具，对着镜头说：「餐具上积了灰。」

可是，我看到的餐盘里，不仅有落灰，还有一条条像是蛆虫一样的黑影，正在蠕动着。

李茉去了厨房，看见滴着水的水龙头，对着镜头说：「水龙头好像坏了。」

可是，我看见的水龙头，不仅滴着水，还有黑漆漆的油状液体，正在缓缓地流出来。

李茉还去了仓库，她没有发现，那道黑色的人影，恰好从杂物间里出来，和她擦身而过，又一次来到了保姆房外，好像正在等着李茉。

这一次，我看得更清楚了，黑影的头上还散落着头发，是女的。

我又一次疯狂地刷屏：「千万别进这间屋子！」

我在手机的镜头里，又看到了人型的黑影，不是正站在李茉旁边的那道女影，而是屋子里的床底下，还趴着另一道黑影。

(六)

趴着的那道黑影，应该是男的，大致可以通过影子的形状判断出来，是短发。

我能看得出来，李茉也有些害怕了，可她也太财迷心窍了，粉丝刷了 999 支窜天猴儿，她就决定推门进去了，难道她就不觉得门上的裂缝，很奇怪吗？

看吧，墙角上有血手印，被吓到了吧？活该，谁让你不听劝，真不想管她了。

床底下的那道男影正在蠢蠢欲动，好像一直用手挠着木地板，它全身都是黑的，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指甲。

李茉盯着床底，怎么地，难道她也发现了？快走啊，还盯着看干嘛，还想把脸贴到床底下去瞅一眼啊！

李茉问：「你们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」

废话，那男影正在挠地板，能没有声音吗？

幸好，李茉忍住了好奇，出了保姆房，把门给关上了。之后，她去了二层和三层，趴在一层保姆房床底的那道黑影，继续趴着，在一层走动的那道黑影，继续走来走去，没有跟上二层。

听李茉在直播间里说，她需要在这地方住上三天。看着提着水桶、拿着抹布的她时不时出现在手机镜头里，我不由感叹，现在的小姑娘，胆子真太大了，连凶宅试住主播这活儿都敢接。

李茉打扫完房间，问我：「小 Q，你是新粉吗，点个关注呀。」

我关注你干嘛？要不是我心地善良，才懒得看你呢。

我出去吃了个饭，这段时间，恰好直播间没什么人，回来的时候，李茉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，镜头正对着床。

厉害，姑娘家家的，在那么多人的关注下睡觉，也不怕翻身的时候走光啥的。

到晚上的时候，我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聊，竟然盯着屏幕看了一下午，真的是闲着没事干。我正准备关直播软件的时候，先前那道没有跟上二层的女影，突然出现了，就站在床边，直勾勾地盯着李茉。

「我去！」我有点慌了，打算打字，但转念一想，李茉正在睡觉，压根看不见我打的字。

女影伫立在床边许久，忽然爬上了床，坐在了李茉的胸口上。

镜头里，李茉好像正在做噩梦，头时不时地扭动，嘴里呢喃着什么，我能看出来，她就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

这个时候，直播间的观看人数达到了五千多，大家正在议论纷纷。

「主播这是做噩梦了？」

「看着有点痛苦啊，这凶宅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」

「是不是在炒作啊？」

我立即查了那栋凶宅的位置，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三公里，我想了想，一咬牙，冲下楼，骑上了摩托车。

(七)

切回视角。

我猛地一声尖叫，从床上腾了起来，彻底被吓醒了。屋子里漆黑一片，我满头大汗，身上的衣服都湿了。

梦里，那只从一楼保姆房伸出来的手，实在太可怕了。我拍着胸脯，庆幸这只是一场梦而已。

但是，我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：卧室里太黑了。

睡觉前，我明明把手电筒开着，放在床头了，免得万一我睡过头，天黑以后，直播间里的粉丝看不见我。我在床头摸索了一会儿，手电筒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湿漉漉的衣服黏在我的身上，风从阳台留的门缝里吹进来，我打了一个激灵，赶紧把手机从手机支架上取下来。

直播间里的聊天框刷新得很快，没想到，观看人数已经快三万了。

有人问我怎么样了，我正要回答，手机没电，自动关机了。我赶紧在包里找充电宝，还没找着，就听见了非常大声的敲门声。

这不是没人住吗，谁会来敲门啊？

我看了一眼手表，才八点钟，不算晚，肯定没有危险，于是我摸黑下楼。说实话，当我看着黑漆漆的楼梯时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总觉得会有什么东西顺着台阶爬上来。

急促的敲门声为我壮了胆，好不容易，我来到了一层，把门打开了。

门外站着的是一个看上去快三十岁的男人，气喘吁吁的，满头大汗，沙着嗓子问：「你没事儿吧？」

我觉得莫名其妙：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是谁？」

「小 Q。」

小 Q？我更加奇怪了，直播间里的小 Q？他怎么来了？

小 Q 直接拉起我的手：「走。」

我警惕地抽回手，往后退了几步：「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，不然我喊人了！」

小 Q 突然不说话了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身后，我不寒而栗，缓缓地扭过头，看向了拐角处的保姆房，那里竟然有很微弱的光。

「那.....那是什么？」我结巴了。

小 Q 忽然吼了一声：「走开！」

我吓了一跳。

小 Q 这才看向我：「没和你说话。」

这下子，我更被吓得汗毛倒竖。

小 Q 回答了我的上一个问题：「你的手电筒。」

我愣住了，手电筒怎么会在保姆房外面？难道.....那个梦，不是梦！

小 Q 问我：「难道，你不觉得这栋别墅很奇怪吗？」

我已经吓傻了，木讷地摇了摇头。小 Q 把我拉出了别墅，掏出自己的手机递给我，给我看了我直播时的回放。

天黑了以后，正躺在床上睡觉的我，忽然直勾勾地坐了起来，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手电筒，全身僵硬地下了床，木讷地往前走，没多久就出了镜头。

我简直不敢相信：「这是我？」

小 Q 让我别说话，接着往下看。

大约过了几分钟，我回到了卧室，没拿手电筒，光线很暗，隐约能看见我躺到了床上，继续睡着了。

小 Q 问：「你有梦游的习惯吗？」

我迟钝地摇了摇头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立马对小 Q 说：「我真的去了保姆房，那我看见的，从床底伸出来的那只手.....」

(八)

我们没敢回别墅了，而是立刻去派出所报了警。

派出所的民警听说我的经历以后，批评教育了我一顿，说我一个大学生，不好好学习，成天想着用稀奇古怪的方式赚钱。民警又听小 Q 说那栋别墅里有两道黑影的时候，也把小 Q 给批评教育了一顿。

不过，民警非常敬业，有人报警，那他们当然就得出警啊，当我看见民警同志在出警理由那一栏写上「报警人称在别墅里看到『鬼』」的时候，我真不知道该笑，还是该哭。

我们坐在派出所外面的长椅上等待的时候，小 Q 问我知不知道那栋别墅里发生的凶案，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回答：「只知道死了人，具体的不是很清楚。」

「你的心真是大，自个接的活儿，就不能先调查调查吗？」小 Q 非常无语，给我讲了他知道的信息。

两年前，那栋别墅里发生了命案，拢共死了俩人，一个是屋子的男主人，一个是长住在别墅里的女保姆。男主人的尸体就倒在保姆房的床沿边，女保姆的尸体倒在餐桌旁，二人都是被斧头砍死的。

警方根据案发现场的种种痕迹，推测出了案发经过，网络上能查到：凶手闯进别墅时，保姆正在餐桌旁为男主人准备夜宵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砍死了；男主人原本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见状立即躲进保姆房，关上门，因害怕躲进了床底；凶手把门砍了一条缝，伸手进屋内打开了门，进屋后，把男主人从床底拖了出来，活活砍死了。

凶手在案发现场没有留下生物痕迹，也就是没有留下血液、汗液、唾沫以及头发一类的痕迹，警方就连指纹都没提取到。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至今没有锁定，更不要说落网了。

男主人的妻子，也就是「轻舞飞扬」，因公司调派，在外地工作，每个月才会回来一趟，所以逃过一劫。

小 Q 和我说完发生在别墅里的凶案以后，去别墅里查探的民警回来了，还给我带回了落在别墅里的背包。

民警告诉我，他们查看了屋子，什么也没有发现，让我们赶紧回家。

小 Q 骑摩托车送我回了宿舍，我没缓过来，简单说了句谢谢以后，就上了楼。舍友都是走读生，因为是周末，所以都回家了，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整夜不敢关灯，坐着愣了很久，一直到后半夜，我才有点缓过来，打开手机，上了直播。

我一上播，很多粉丝立马就上线了，看来专门设置了上播提醒。

有的粉丝担心我，问我怎么样了；有的粉丝嘲笑我，说我竟然逃跑了；还有的人阴阳怪气，说我是为了炒作。

我的脑子里全都是床底伸出来的那双手，怎么也忘不掉，于是，我在直播间里告诉大家，先暂停一段时间不直播了，随后马上匆匆下了播。

我弹了个语音给「轻舞飞扬」，她因为害怕，不敢看直播，所以还不知道别墅里发生了什么。我告诉她，这个活儿我不接了，把钱给她退了。

她没问为什么，只是叹了一口气：「我之前请过看风水的师傅去别墅看过，但是师傅连门都不肯进，直接就走了。看来，屋子真的有问题。」

之后好几天，我都无精打采的，每天晚上，我都会梦见那起别墅凶案的场景。我非常后悔接了「轻舞飞扬」这个活儿。

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以后，我依旧没有缓过劲儿来，噩梦也一直持续着，去校医院进行心理疏导也没有用。白天，我刚从校医院走出来，就看见小 Q 在远处朝我招手，他的身边，还站着一个穿着警服的民警，二十多岁。

那个民警向我介绍了他自己：「我叫朱晓，是来了解那栋别墅里的情况的。」

(九)

切回我自己的视角，我就是朱晓。

那天，有两个派出所的同志到队里交接工作的时候，闲聊起了这个凶宅试住主播的事儿，我恰好路过，随口问是哪个别墅，得知与两年前队里侦办的案子是同一栋别墅以后，我马上向上头请示了。

我从派出所那调到报警信息，查到了李茉和小 Q 的地址，于是去找他们了解情况。

我先找了小 Q，从他口中打听了来龙去脉以后，又带着小 Q 去李茉的学校。李茉显然受了惊吓，脸色苍白，小 Q 远远地看着李茉从校医院走出来，说有两道黑影一直在跟着她。

小 Q 说的这些神神叨叨的话，我当然不信：「好了好了，人家小姑娘已经被吓得不轻了，当着她的面，别说这些了。」

在我的带领下，李茉和小 Q 好不容易才同意重新回那栋别墅里，「轻舞飞扬」也在场，是我联系的她。一同前往的，还有队里的其他几个同事。

进门以后，小 Q 的眼神一直在客厅里挪来挪去，就像盯着一个正在走来走去的人一样，我没问他，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所以干脆不给他开口的机会。

李茉指着保姆房，说里面很诡异，尤其是床底。小 Q 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床底，轻声和李茉说着悄悄话。

我和队里的几个同事，进屋以后，齐心协力把床给搬了起来。

这一看，我怔住了。床底全是灰尘，灰尘里，映出了一个人的轮廓。还真有人曾经趴在床底过！

小 Q 摇着头：「看吧，我说，你们又不信。」

李茉和「轻舞飞扬」则吓得赶紧跑出了别墅。

我和队里的同志讨论过后，决定细细地调查一下。床底灰尘的人型轮廓，肯定是近期才留下的，否则，时间一久，就会重新落灰，把轮廓填没。

别墅的大门是关着的，入口只有正对着大门的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，原本封窗用的木板也掉在地上，恰好勉强可以爬进一个人。我立刻让人把玻璃碎痕送回队里做碎痕鉴定，同时，派几个人向村民了解别墅「闹鬼」的传闻，我则跟几个同志继续在别墅里查探。

这一查，不得了，几乎每一个房间的床底，都因积灰而产生下了人型的轮廓。

隔天，玻璃碎痕鉴定结果出来了，那扇玻璃窗疑似被人用锤子一类的工具敲碎的，封窗用的木板也是被人刻意撬开的。

队里通过研究和对别墅的反复勘查，推测有人故意在别墅里装神弄鬼，把别墅闹成「凶宅」。

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们推测，始作俑者不想让女主人把屋子卖出去。但是，队里查了女主人和男主人的人际关系，发现并不存在继承权的纠纷。最后，队里有人提出了一种猜想。

有人不仅在别墅里装神弄鬼，还去了每一个房间，就连床底都不放过，那他会不会是在找某种东西？进一步推断，那样东西很重要，那个人在找到这样东西之前，绝不允许女主人把房子卖出去。

会是谁呢？极有可能是凶手。

为了印证这种猜想，全队出动，几乎把别墅翻了一个底朝天，最后还真的在顶楼书房的书桌下，发现了一个暗格，里面有一支录音笔。

录音笔记录了男主人的一个好友陈某进行经济犯罪的罪证。

录音笔藏得很隐蔽，难怪凶手找了两年也没找到。

队里立即控制了陈某，经过讯问以后，陈某承认他怕男主人揭露他，从而将男主人杀害的犯罪事实。

队里把两年前的案子破了，小 Q 和李茉无意间帮了很大的忙，前些天，我代表队里向他们二人表示感谢时，又见了他们一面。

这两个人，不知怎么的，在一起了，好像已经将前阵子在别墅里的经历给忘了。

小 Q 偷偷告诉我，那两道黑影，不再跟着李茉了，李茉也不再做噩梦了。

我回答小 Q：「犯罪嫌疑人承认了，李茉去直播的那天晚上，他潜了进去，后来听见李茉下楼的声音，所以躲进了保姆房的床底。她梦游时看见的手，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的。」

我和两个人吃完饭，分别的时候，他俩目送我离开，我走了几步，觉得背后有些发凉，回过头看了一眼。

小 Q 的表情略微吃惊，正死死地看着我，不，是看着我空空如也的身旁。

(十)

就在前天，我领小 Q 去见了主修司法精神病学的同校师姐——穆夏。

穆夏听说了情况，认定小 Q 的状况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，说通俗点，小 Q 时常会在不同的场合臆想出黑影，而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，某些记忆作为触发条件，触发了小 Q 的臆想症。

我问：「什么触发条件？」

穆夏分析，小 Q 应该很早就浏览过别墅里发生凶案的新闻，知道死者是一男一女，这就是触发条件。所以，小 Q 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，脑海中主动根据主播李茉的视角和经历，臆想出了两道影子。比如，李茉发觉门打不开且在晃动，小 Q 就臆想出门内的女影正抓着门把手。

我问小 Q：「你是不是很早就看过报道？」

没想到这丫的，竟然又直勾勾地盯着穆夏的身后，那里空空荡荡的。

作者@黑眼圈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